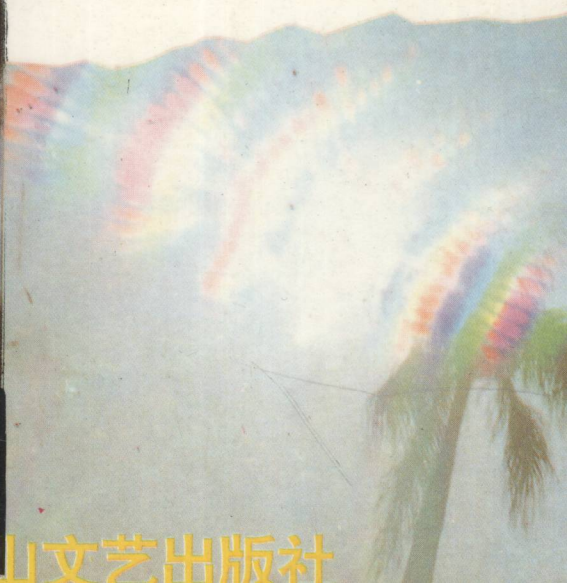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伦梦醒

苏佑清



57
2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天 伦 梦 醒

苏佑清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内 容 提 要

老纪检胡彬被“点将”派去调查一起二十年前的“文革”遗案。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抓到凶手、凶手也已供认不讳时，死者的遗孀却在法庭判决前否定了这一结论。于是，调查小组重新展开了对案情的调查，胡彬带人下香港找证人、回龙岛调查研究……历经坎坷与磨难，终于查清了沉冤二十年的旧案。作品反映了十年动乱给人们精神上、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及遗患，也表现了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规律。

作品构思巧妙，情节跌宕曲折，既巧设悬念使全书具有较好的可读性，又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内容，读来一气呵成，发人深思。

天伦梦醒

苏佑清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.75 印张 16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00 定价：5.00 元

ISBN7—80505—117—8/I·117



一拿起笔，真实就像梦幻似的，
紧紧缠绕着我……

也许，谁也摆脱不了这真实的
世界。

苏佑清

此刻，他不吃声，而是把手里
还剩下的半碗饭咽下，离开桌边，
走进卧室，他就这么一向床向床，
用几块木板隔出一间客厅餐厅
两室共用，里面就当卧室了。他躺
在床上，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
是，心里一羊群，他就觉得有什么
事对不住妻子，说也是，记得结婚
之后，他搂着她，说要让她幸福，
为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伴，让她
离开那几年破了产的集体厂，可

作者简介

苏佑清,1955年12月生于海南岛海口市。少时就读于海口市苍西小学和海南中学,高中毕业后当过两年农民,1974年上琼台师范学校学习两年,毕业后分配到海南铁矿矿建子弟学校当教师,1980年1月调进海口市公安局,当了八年的警察,1988年2月调中共海口市委办公室任综合科副科长,1992年2月调海口市文学艺术研究所任副所长,同年9月调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,任总经理助理,现在是总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经理。近两年来,先后赴美国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。是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。

自1983年从事文学业余创作以来,写过长篇小说《椰林阴影》、中篇小说《爱情下的阴影》、短篇小说《无益的晋升》、《河那边是香港》、《路在你的脚下》、《卖椰子的黎婆》、电视剧《阴影》等二十多篇。其中短篇小说《无益的晋升》获全国公安文学大奖。并两次应邀参加由《人民公安报》在青岛举办的公安文学研讨会和《法制日报》在北京举办的法制文学研讨会,长篇小说《椰林阴影》的出版,也获得文学界较高的评价,报刊著文称其作品描写的现实生活“有眼力、有胆识”、“它的出版,为海南本土作家、也为生他养他的这块美丽的海岛争得了一份光彩……”

● 第 一 章

秋天的风雨，颇如决提的洪水，呼呼地咆哮着，汇成了飘飘忽忽广大无边的纱幕，覆盖了整个龙岛。

天空滚动着黑云，偶尔露出一丝的天光下，肉眼可以朦朦胧胧、隐隐约约地看见龙岛的真面目：四边被大海包围着的岛屿的轮廓。

传说几千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秋日，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世居海边的一位老渔翁，睡梦中被一阵悦耳的轰隆响声震醒，他跑了出去，天呀，在几百米远的海面上，燃起了一股火柱。那火柱好像一条腾龙似地直冲天空，四周的海水已像涂了一层铁锈一般地染红了。

火龙隐去后，好奇的老渔翁划着丈船悄悄地驶去，近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老眼，火龙燃过的一瞬间，海面上凸起了一个岛屿，就像一座庞大的龙形船屋。

于是，龙岛之名由此得来……

古人说龙岛的“祖先”来自一条善于呼风唤雨的小龙，因

为它激怒了海龙王，才给点化成这个模样。每年这个秋日，岛上必刮大风大雨，是因为龙死阴魂在，一到它的祭日，就要呼风唤雨。

传说不可信。但是，从古至今，龙岛的秋日，实实在在是个多风多雨的季节。

一九八七年的一个夏夜。

这一夜，整整的一夜，北风刮过以后，又回刮南风，岛上的树叶，好像是被击落鸟儿一样拍打着翅膀，就连坚硬得像一块生铁的木马王树，有的连根拔起，有的半腰撕裂成弧形悬挂着，似断没断。

雨点宛如从天降的冰球，掉落在柏油路上，溅起的银珠，嘀嘀哒哒地跳动着，如颠如狂。

黑压压的天仿佛要倒塌下来似的。

风呼呼地叫唤着，整个龙岛像在黑夜中黯然沉思着。

风雨发狂般地倾注了一整夜，直到清晨，才渐渐地、慢慢地收缩，最后减弱、消逝了。

好像在海洋里泡浸了一整夜的龙岛，此刻在露了头的太阳照射下，恢复了它本来的轮廓：黄的土地、蓝的大海、绿的树林，一切显得宽大无边。

整个龙岛苏醒了。

城里的居民、环卫工人，有的在排通地下水，有的在清扫树叶。

入城的路口，有一棵大树横倒着，锯木工人手忙脚乱似的，锯的、抬的，很快，分割成一节节的木头用车载走了。

马路疏通了，大街小巷也清扫去了昨夜风雨留下的一切

痕迹。

龙岛人就像刚刚受过洗礼似的，带着清新的、芬芳的气息，迈入了新的一天。

绕着海边开辟的新路，宛如长蛇一般地延伸着。

被雨水冲刷过的水泥路上，奔跑着一辆“蓝鸟”牌轿车。

纪检员彭彬坐在车的后排，他手指间夹着一支烟，时而吸一口，时而又将烟灰弹进车门旁安置的烟灰缸里。

他给人的印象，总是这副脸谱，呆板的神态，冷峻的目光，如铅般的心，好像总在沉思什么。

公路两旁，一边是宽阔的海景，一边是美丽的防风林，他瞟也不瞟一眼。他的背后，是密集的、浩浩荡荡的汽车流。

他的轿车在交叉路口向左分道，进入了市区，最后驶到龙岛的首府——市委大院门口停下。

天还早，大铁门还锁着，他是从小门进去的。司机却掉转车头，找停车的地方去了。

“老纪检，于书记在等候你。”是值班室的老传达，只听到声音却不见人影。

他知道，等他的是新来的书记，叫于明海，上任头一天召见他，有什么事？真有他的，放着省城舒坦的日子不过，说什么告老还乡，认他的父老兄妹，还说趁手中还有权，为龙岛乡亲办点实事。唉，听人家说，他的就职演说，就这么没头没尾的几句，还博得啪啪的掌声，是真喝彩，还是假喝彩，人家正瞪着大眼看着他哩。

静寂的大楼除了散发着椰花的芳香，就是他“咯咯”的脚步声，清脆而有节奏。

“老彭，请进来吧。”

于书记人在屋里，怎么听得出是他的脚步声？

“我从窗口看到你来了。”他咧嘴笑着，很随便地给他扔过一支烟，还帮他点燃了。

他上个月就听说新书记要来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于书记是身材魁梧高大，挺着大肚子，颇有官腔的人，想不到，他就这般身材，个子矮又有点瘦削，没有半点的官架子，说话有点俏皮幽默。

“记得二十年前，我调省城前的晚上，也是一整夜的风风雨雨哩。”

彭彬也记得，那时他在上山下乡，他所在的农场，稻田被浸，他住的茅屋给刮走了，他和几个知青，在风雨中泡了一整夜哩。

“一场暴风雨，整个城镇洪涝上涨，街上的积水就有半腰深，好几天都没退哩。今天，也是同样的境遇，然而，龙岛好像是雨过天晴，一切平平安安。看来，俺龙岛人二十年来没白活，制服了天灾，也制服了洪灾。”

于明海饶有兴趣地在唱“回想曲”，可彭彬却心不在焉，这也难怪，一嘛，他不善于言辞，也懒得闲聊，二嘛，上班时间快到了，让别人发觉，新书记上任头一天，召见他“密谈”，不知会在他背后指指划划什么哩。因此，他显得有点坐不住，几次抬高腕部的手表，瞧了瞧，好像在暗示对方，你召我来，说了那么多，该言归正传了。

于海明似乎也看出点什么，他笑了笑，从抽屉里掏出一份报告，在桌上摊开，说：“扯了那么多，是该言归正传了。”说着，他又点燃了一支烟。此次，他没有给他递烟。

彭彬口袋里也有烟，但他不想抽，此刻他只是急于知道，桌上的那份报告，什么内容，是不是跟他有关。

“你要求调整工作的报告，组织部转给我了，听说，你这是第三次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终于明白了。

“是啊，你所从事的工作，上上下下有十几二十年了，是该流动流动。”

这句话，总算说到他的心坎上了。

“那么，于书记，你同意了。”

“是的，甚至你的单位，你的职务，我也想好了。”

“痛快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是想不到。”他打岔了，接着说：“你我之间，我是先识你名，后认你人的。”

他默认了，这个他不管，“流动”是他的夙愿，干什么都行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他听对方口气，好像是想变卦。只见他的手在另一个抽屉里掏什么，是一封信，一封拆开了的信。

是“首日封”，是人家从门缝插进来的“首日封”，于明海是这么看的，何况，他是头回上任收到的第一封来信。

“我很珍惜它，你看着拿主意吧。”他把信递给了他。

一封来信，值得这么郑重其事，在他的纪检箱里，一天就有好几封哩。然而，他知道这封信，对他的调整工作有决定性的“命运”时，他又不得不重视了。

他双手展开着看：

于书记：

我以写信人的人格保证：龙田之死，不是过去调查所结论的那样，而是他人趁混乱之机，蓄意谋杀后又给他扣上个“畏罪自杀”之名。特此，建议你指定老纪检彭彬亲自重新调查，是真是假，笔者也会心服口服。否则，龙田九泉之下有冤，凶手漏网是条祸根。（呼吁）

“看清楚了吧，写信人还替我‘点将’。”

“莫名其妙，是哪个等闲之辈写的。”他递还信，说：“既然敢写，为什么不敢署名。”

“唉，在你的纪检箱里，有几封来信是署有真名实姓？有‘呼吁’两个字够了。”

看口气，这位“新官”非要他上阵不可了。他的神情显露出一丝忧忧郁郁，好像对一切事情都拿不定主意似的。

“龙田的死，先前是有了定论的。”他好像在寻找摆脱“困境”的理由。

“你参与了吗？”他步步紧逼，好像不想放过他。

他抬头看了看他，说：“是从他的平反报告中看到的。”

“死因——自杀，可写信人，人格保证：是谋杀。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何况，龙田原先是你的顶头上司——纪委书记。”他最后一句，声调亢奋。

他沉默了，又像陷入“困境”似地沉默了。

“言下之意，我的工作调整只好告吹了。”他终于表白。

“不，等结了案，我会履行我的诺言，让你流动到一个有职有权的部门，决不夸口。但我得表明，只要我还在位。”

他再次沉默了。他站起了身，这是一种无声的表明：他

决定接受这项任务。

于明海也起了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个子比我高大，样子也比我老，有五十了吧？”

“五十还差两天。”

“我比你小两岁。”他说：“如果论资排辈，你的职位应该比我高。”

“不，我可没这个野心。”他觉对方好像在试探他。

“哈哈……”他笑他这副窘态。“说吧，要几个助手？”

“两个足够了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随便，只要是两张陌生的脸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

不懂事的孩儿就会撒娇，挨了爹的屁股喊要妈，挨了妈的屁股喊要爹。

此刻，王仁其的宝贝儿子阿龙正哭着喊着要爹呢。这也难怪，阿龙醒来，习惯嚷着要吃，往常，当妈的塞给他个鸡蛋或是个面包就解决问题了。可是，昨夜天不作美，雨水把厨房里的煤球、柴火打湿了，连那个引火用的柴油浸布罐也泼进了水。而阿龙不知当妈的苦楚，火没点着，他妈却被烟气呛得连连咳嗽，何况她这些日子正患气管炎呢。

“叫你嚷，叫你哭。”她正愁着没地方出气，便把阿龙从床上拉起来，“啪”地给了他一屁股。

“呜呜呜，我要找爹，我要爹。”

“你要爹，出国去，他在国外当‘大使’哩。”当妈着边生火边嘀咕：“做小子的，不知天刮风。”

“我要找爹，我要找爹嘛。”阿龙哭着在床上打滚。

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阿龙他爹王仁其突然回来了。他肩上背着行李，手里提着水桶，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，散发着一股臭味。

“爹，你让我好找。”阿龙跳起来，奔到他爹的怀里。

“不哭，给，芭蕉，好吃，好吧。”他从水桶掏出一串芭蕉，摘下一个给儿子，然后转身走进厨房，像刚从火线回来似地报告道：“孩子他妈，我回来啦。”

当妻子的半年没见到男人，一看到他这副又黑又瘦的脸，酸楚楚地说：“有你的，三天两头在外，让阿龙好想啊。”她唏唏地哭了。

“妈，你饿了吧，给你。”阿龙此刻像是很懂事，递给妈一个大芭蕉，学着他爹的话说，“好吃，吃吧。”

“阿龙，听话，玩去吧。”王仁其把儿子哄走，回身把妻子搂到怀里，亲吻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咱俩，三十结婚，四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可要管教好。”

“我知道，全是为了你，可是……”她推开了他，像有了什么怨气似地努着嘴巴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他惶惑地看着她。

“你一年抽调这，抽调那，可工资没见长，职务也没见高，还是……还是没职位的检察员。”

“唉，想到哪去啦。”这回，他背过了脸，说：“要说官衔，我也不算少哩，计划生育队队长、环卫检查团副团长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这个，跟打临时工差不多，叫来就来，叫散就散，不算数。”她将了他一军。

“但是，如果派驻国外，那可是大使、副大使级别哩。”他想逗她欢心。

然而，她以为丈夫真的想出国，便凑近他，挺神秘地说：“阿龙他爹，如果你想出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

“听说，开放了，不少部门境外设有机构，找个出路，去那不是好吗？”

妇人之见，说去就去吗？简直是对牛弹琴，怎么说她也不会明白的。

她见丈夫不吭声，好像是服了她，又再凑近点，说：“你不是说要让阿龙多见世面吗，如果能去的话，我跟阿龙还可以出国探亲旅游什么的，这样，阿龙可就见大世面了。”

“好啦。”轮到他把她推开，“你把话扯远了。”

“阿龙他爹，你听我说。”她像是说到了热乎地方，收也收不住似的，“这可是大好机会呀。”

“什么大好机会，人家国外，说的是英语、意大利语、阿拉伯语、还有粤语什么的……你、我懂吗？”

“粤语，我懂，我可以教你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想。要想，那是下辈子的事。”说完，他气冲冲地走出了厨房。

“你……”说到热乎处，她像给丈夫泼了一盆冷水，心一下变得软酥酥似的直想哭。但转念一想，凭她的本事、丈夫的本事，能办到吗？还是丈夫说得对，不能办到的事，甭想。还是安分守己吧。她只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

锅里的水开了，她下了面条，又放了糖。面煮熟了，两大碗一小碗地盛满，搁到饭桌上去。她去隔壁的邻居，喊回

了阿龙，又走进卧室，见丈夫像虫似地趴在床上睡着了。

“喂，醒醒，起来吃点吧。”可是，她叫不醒他。突然，她想起了什么事，凑到他的耳边，轻声道：“喂，刚才你的头儿来过。”

“真的？”王仁其蓦地醒了起来，他忘了疲倦，忘了饥饿，好像这一夜的赶路赶车，马上就要得到什么报答似的。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别急，先动嘴吃了这碗面。”妻子说着，把筷子塞到他的手里。

“你不说，我可吃不下。”他把筷子搁回碗上了。

到底是女人拗不过男人，她让了。“他要我转告，你一回来，马上回检察院去。”

“没说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的事从来都是特等‘机密’，怎么会让我知道。就连你这当丈夫的，什么时候出门，什么时候回家，也是密封启，我看呀，你们个个都是神经过敏。”

“好啦，别唠叨个没完。”他走到衣架旁，把脱下的外衣重新穿上，回头对着镜子，用毛巾抹了抹脸，心里自言自语道：“到底找我有何事呢？”

本来，妻子话说到半截，给他打断了，后半截正憋着慌，见丈夫这么嘀咕，像找到了话头似地凑上来。

“他不说，但我心里总在想，是不是又要抽你去当临时‘大使’了？”

王仁其已走出门外，听了这话，回头瞪了她一眼……别胡思乱想。

刘小荣一下飞机，就被局里派来的警车接走了。

车离开了机场，在市区的马路上奔跑，风雨过后的路面，还散落着零零碎碎的纸片、绿叶。

刘小荣没有眺望车窗外的世界，他那涨红的脸蛋上，此刻还充满着激情，好像是什么喜悦的余音还在他的心里回荡。是的，他有两个想不到，一是想不到，他的那部《青少年犯罪心理学》会获首届公安论文大奖赛头奖，借此机会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上了京都，逛了天安门、故宫、颐和园、登上了长城，领略到了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境界，二是想不到，他回到机场，局长还让刑警队长亲自驾车接送，此刻，他自己觉得，他好像是被遗忘角落里冒出的“一朵香花”，令人刮目，无不为他祝贺。

“小刘，我是代表局长来接你的。”一直沉默着的牛队长突然开口了。

“我这无名小卒，真不敢当。”他显得畏畏缩缩，小心翼翼地选择字眼。

牛队长轻蔑地乜斜了他一眼，又说：“局长说了，你在写作上已有了建树，但还缺少办案经验，决定让你离开办公室，到刑警队来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手下的人了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能在队长手下干事，是个难得机会，我会珍惜的。”

牛队长又乜斜了他一眼，然后咧嘴笑了笑说：“眼下有个任务，我想抽调你去参加。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市里组织的专案组，听说案子很复杂，但又很注目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他刚才还热乎的心情，仿佛给泼了一盆冷水似